

20世纪

■李岫 著

文学的东西方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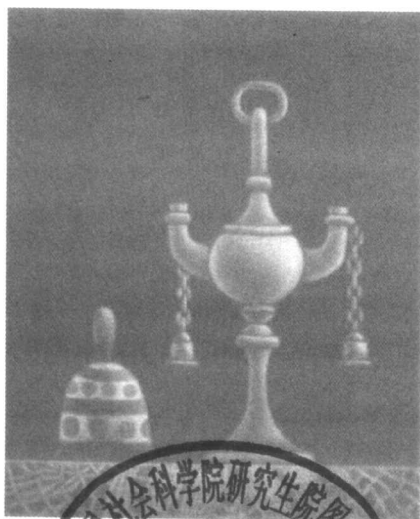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0世纪

I109.5
L308

文学的东西方之旅

■李岫 著



人

社



20026252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文学的东西方之旅/李岫著. - 北京: 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02-004566-9

I. 2... II. 李... III. 文学-文化交流-文化史-
中国、外国-20 世纪 IV. I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082 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20 世纪文学的东西方之旅

Er Shi Shi Ji Wen Xue De Dong Xi Fang Zhi Lü

李 岫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4566-9/B·307

定价 19.00 元

前 言

20 世纪已经过去,但时至今日,百年话题并没有结束。百年政治、百年经济、百年文化、百年版图、百年经典,目击世界一百年……不仅仅因为我们从 20 世纪走来,是千禧之年,更重要的是,20 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空前的动荡、裂变、危机、挑战,也经历了空前的进步与发展。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贫穷与财富、纷乱与秩序、封闭与交流。在史书上,在记忆里,20 世纪的辉煌与灾难留给我们抹不去的印象。

20 世纪,人类为自己的文明史贡献了无数璀璨的华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曾指出:“20 世纪的科学突飞猛进。以往的世纪也有过很重要的成果,可是,没有一个过去的世纪比 20 世纪的重大成果多。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六七百年,经过了近代科学工业革命,科学跟技术发展到了今天的信息工业,是一个指数的成长,因为这些发展,20 世纪人类的生产力大增,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增,这是以前六百年,可以说是一千三百年到一千六百年间,西方的文艺复兴、近代科学诞生、工业革命产生的后果,是一个指数增长的后果。”他还说:“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特点总的说来,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化。今天,到了 20 世纪的末年,我们回想一下,这个现代化使所有我们想像得到的地方,都受到重大的影响:衣、食、住、行、人际关系、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教育、音乐、雕塑、建筑、人生观、宇宙观、文学、艺术、医药、科学

技术,没有一项在 20 世纪的中国不因为现代化而受到巨大的影响。”^①

的确如此,从相对论、量子力学到计算机、互联网,从信用卡、股份制到跨国公司,从登月成功、克隆技术到试管婴儿,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如群星灿烂的作家作品,20 世纪的主题是:走向现代化。

我们迎来了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世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人们共同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同文明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科学技术如此,文化艺术也是如此,物质文明如此,文质文明也是如此。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多元的,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了各种差别。文学艺术和宇宙万物一样也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文学艺术和各种文明一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在不同阶段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体现,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和共同财富,不同的文学艺术间的交流、对话、融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与融会的历史。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及早期的西方文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等,无不互相交错、迎拒、影响、传播,共同孕育、推动了人类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只是因为地域、经济、交通等的限制,有亲疏远近之分而已。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

① 《光明日报》2000 年 3 月 21 日转载香港《新亚生活》月刊 2 月号刊登的《杨振宁教授论中国文化与科学问题》。

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①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也是如此。就文学艺术而言,从殷周之交的箕子入朝诗书从焉,佛教入华带来了中印文学的剧烈碰撞,直到汉唐盛世与周边的交流,明末清初的中西交汇,无一不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有交流才有发展,故步自封只能带来文学艺术的枯竭与停滞。外来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对中国的文学艺术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学艺术的勃勃生机。我们必须建立全球视野的文化观、文学观,广为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反对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反对强迫别人接受一种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才能促进各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本书着重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各国文学交流的种种个案及其关系,探讨人类历史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外文学交流的经验及规律。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尤其到了“五四”时期,外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的同时,外来的异质文化也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在文化思想领域,在文学艺术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最大的事件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的传入,一经传入中国,便和中国的革命实践及文艺运动相结合,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无不对一百年间的文艺路线、政策、理论、创作、批评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代报人和外交家们的东西方之旅,使他们有可能为沟通中外文化做出贡献,创建书局报馆,学写社论文评,介绍域外学思,大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王国维、梁启超介绍西方哲学,开拓了中西美学融会的先河。政治小说的东渐,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把小说与政治改良运动紧密联系了起来,开创了近代小说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在文学创作中,我们的先人更是以浪漫主义情怀畅想了未来世纪

①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中西文化之比较》,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由于中外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繁荣昌盛。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描述的维新变法成功后,我国在上海举办国际博览会的盛况,而今已成为可行的现实。2008 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会,2010 年上海将举办世博会,其盛况肯定将大大超过梁启超当年的想像,不仅弘扬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也会比以往世博会的主题“一个世纪的进步”更鲜明、更现代,使北京和上海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典范城市。考察政治小说的源头,不仅为上个世纪初思想界的先驱们的爱国热情所鼓舞,同时也帮助我们理清一百年间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发展。不光政治小说是西风东渐的成果,就是话剧、报告文学、现代诗也都是舶来的东西,这些文学种子在中国这片开放的土地上扎下根、生长了起来。

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记录着或缅怀那些尚健在的或已谢世的在 20 世纪一百年间“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们的业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批这样的人,包括鲁迅、茅盾、巴金这些大师,他们是杰出的作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他们把自己脍炙人口的作品奉献给读者的同时,也把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给中国人民,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搭起一座座友谊的桥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批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浅草一沉钟社,视译介工作为己任,翻译外国作品精益求精,有些译本至今无人重译,在交通不便、通讯工具滞后的时代,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打破语言桎梏,为构筑“巴别塔”而默默耕耘,为沟通人类心灵做出不懈的努力。有一批报刊丛书专门介绍世界文坛动态、编辑优秀的外国文学选集,如全面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收纳新潮,脱离旧套,引来别国火种,开通了运送精神食粮的航道,产生过深远的社会影响。鲁迅、茅盾倡议组织的《译文》杂志是我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从 30 年代一直发行至今,已经跨世纪了;郑振铎任主编的《世界文库》以大型丛书的形式系统出书,包

括从古至今不同国别的各种流派各种体裁的世界名著,凡此种种,对推动我国文学事业和翻译事业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也缩短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20 世纪文学走向现代化,一是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二是汲取异域的营养,这是腾飞的两翼,二者缺一不可。

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我们看到凡是国际上出现过的思潮、流派、文学体式,几乎都在中国文坛过了一遍。有的产生的影响大些,不仅有理论而且有相应的创作,如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等等;有些仅仅介绍过理论,连摹仿的创作都没有,非常短命地结束了,如达达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为标志,形成了左翼文学的主潮和现实主义的深化。这一选择的定格既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结果,也是为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问题小说、白话诗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众文学、抗战文学,其中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边缘文学,1949 年以后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文学,“十年浩劫”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开放以后多样化的文学,这是一条令人深长思之的文学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分析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外在表现、内在联系和规律性。20 世纪的文学走过十分坎坷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杂芜,有过歉收。我们看到,当我们以开放的眼光、博大的胸怀,接受优秀的外国文学的营养时,我们的文学得以丰富、充实和发展,反之,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只允许用一种指导思想和定于一尊的创作方法制约文学时,带来的是停滞、萎缩和裹足不前。

文学交流是双向的,既有引进也有输出。在我们关注中国文学如何接受别国文学影响的时候,常常忽略中国文学也给予外国文学诸多的影响。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和世间万物一样,文

学现象也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相互作用、转换和发展中,构成人类文明史、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必是双向的云图,在文学交流的领域,由东到西,由南到北,汇合分离,阴晴圆缺,冷热迎拒,文学史家的责任就是从双向的史实中发现联系并去描述它,证明它。近代以来,经欧洲汉学家几代人的努力,翻译中国文学、撰写中国文学史蔚然成风。英国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霍克思(David Hawkes),美国的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俄国继普希金、托尔斯泰之后,费德林、王希礼、李福清、索罗金,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捷克的J·普实克、M·高利克,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以及亚洲的日、韩、印度等国的汉学家都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用毕生精力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本国的人民,在世界文学交流的版图迁徙中形成一支充满朝气的强有力的劲旅。至于日本汉学家翻译的广泛、对时事新作的反应迅速,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的痴迷和借鉴,中国诗僧寒山成了美国“披头士”的理想和精神食粮,又奇迹般地“出口转内销”荣归故里传回国内,凡此种种,都是文学交流史上饶有趣味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文学的双向交流引出的一个话题是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全球化、现代化不等于反传统,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是冲突的,而是统一的。季羨林先生说过:“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

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①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人类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双向规律、民族性即传统性与时代性即现代性诸多关系的辩证统一。人类历史表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优秀的文化遗产,科学的、文学的、艺术的珍品,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应当为全人类所享有。很难设想,也不可能存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具备自己特色的文化。差异性或者说民族性正是融入世界民族之林、文化之林的先决条件。失去了民族性,也就失去了世界性的前提。20世纪,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西方文明正在人性的异化中力求寻找摆脱精神危机的路子,普遍的孤独感、荒原感、离异和焦灼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面向东方,想从东方的“异者”、“它者”中找到构筑自身精神家园的参照和社会疗救的药方。于是出现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切入、考察、采集、接纳、运用和更新,这种交流不仅有文学翻译方面的,更有留学生、学者、外交家、旅行者对中国的探访。中国文学激发了他们的想像力,振奋了他们的精神,开拓了他们的叙述领域,从而开始了自身的文化重塑。今天,新旧世纪之交,东西文化互补已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我们必须坚持开放性的对话,并不断加强与西方最新话语进行对话的能力。我们必须加强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建设,不是削弱它,而是不断开掘它、完善它、发展它,用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珍品参加到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去。

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国文学的走向是怎样的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阶梯演进结构,任何国别史和区域史必须置于世界

^① 《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北京日报》2001年9月24日第15版。

历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深切的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世界市场加速形成,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再不能孤立地只从本国情况考虑,不能躲避这种联系,只能从全球变化的大趋势参与这种联系和进程。中国加入 WTO 以后,使我们对全人类的联系和共同命运有了全新的感受,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了切身的体验,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变化,我们逐渐学会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学会对事物的分析单元是世界而不是单一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包括文学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各国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应当加强交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补充,取长补短,互相学习,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促进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国文学的走向应当是开放的、动态的、高瞻远瞩的。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概念是时间、空间、生产力交往发展的特定水平的有机统一,那么,世界文学的概念应当是超越时空的、互相交流的最大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统一。一百七十多年前,歌德受到中国文学的启发,在和爱克曼谈话时,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中国人“思想、行为、感觉几乎和我们相同,人们很快就觉得是和他们一样的,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更明朗些、更纯洁些、更道德些,在他们那里,一切是理智的、市民性的,没有大的情欲和诗的昂扬,因此和我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孙的小说有许多类似”^①。他还说:“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① 转引自冯至等编著《德国文学简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产党宣言》中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角度,确认了“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中国清末学者陈季同在游学欧洲期间广泛接触了欧洲的科技和文学,他在晚年与曾朴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提出:“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豁然自足,该推广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需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这里既有世界文学的思想,也有中外文学双向交流的预见,还提出了改革旧有的文学习惯、方式的希望。这些观点应当视为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可见的现实,中国文学应当加入世界文学的进程,加强交流,实行“拿来主义”,学习别人,丰富自我,共建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20 世纪初期的“盗火者”及文学进入现代时	1
第一节 第一代报人的东西方之旅	1
第二节 《天演论》及其它	6
第三节 林译小说的重大贡献	9
第四节 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传播者	16
第五节 “三界革命”与文学的现代性	26
第六节 诗人·学者·外交家	30
第七节 沟通华印的《梵文典》	35
第八节 马克思主义学说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传入	40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外来思潮	47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47
第二节 政治小说的东渐及 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历程	55
第三节 现代主义与中国新诗	76
第四节 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理论及其它	84
第五节 中日文学流派渊源	89
第六节 “灵魂的探险”式的印象主义文艺批评	100
第七节 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束与左翼文学主潮的形成	105

第三章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及译坛	112
第一节 郭沫若等及创造社的翻译倾向	112
第二节 “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未名社	116
第三节 “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浅草—沉钟社	120
第四节 《译文》、《世界文库》引来别国火种	124
第四章 中外文学交流中的中国作家	129
第一节 鲁迅研究	129
一、国外最早的报道、评论、选集、全集和传记	129
二、鲁迅及鲁迅研究的世界意义	136
三、现代中外文学交流的开拓者	142
四、鲁迅早期的美学思想与摩罗诗派	148
五、鲁迅的现实主义与俄罗斯文学	155
六、“藤野先生”们与“克莱喀先生”们	158
第二节 茅盾研究	166
一、茅盾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166
二、茅盾与《小说月报》的革新	175
三、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化交流的使者	177
四、茅盾与左拉	187
五、茅盾与托尔斯泰	195
第三节 巴金研究	205
一、创作:“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205
二、翻译:“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209
第四节 “汉园三诗人”研究	216
一、何其芳:从燕泥时代到夜歌时代	218
二、卞之琳:“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224

三、李广田：“可以吃的诗”	230
第五章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239
第六章 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外国作家	250
第一节 日本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观	250
第二节 德国戏剧家面向东方	260
第三节 “垮掉的一代”的背包革命与中国诗僧	268
第四节 《神州集》、《松花笺》及意象派	276
后 记	284

第一章 20 世纪初期的“盗火者” 及文学进入现代时

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 1840 年到 1919 年的八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中外文学交流是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探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辜鸿铭、王韬、严复、黄遵宪、苏曼殊等有识之士学习并译介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学,“盗火”给国人,20 世纪的文学进入了现代时的起跑线。

第一节 第一代报人的东西方之旅

王韬(1828—1897),清末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我国最早的报人。

王韬是我国近代有机会赴东西方游历考察,遍览西学,放眼全球,有所建树,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人物之一。在沟通中外文化方面,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第一阶段,上海与香港时期。王韬结识了西方传教士麦都思博士(Dr. W. H. Medhurst)。麦都思自号墨海老人,于 1843 年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用活字印刷出版西书,宣传西学。书馆中聚集了一批“咸识中国语言文字”的西方人。1849 年麦都思邀请王韬至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协助汉译《圣经》,“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①,遂成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译介者。麦都思回国,介绍王韬与在港主持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认识,王前往香港,“旅居多暇,一意治经”^②,五年中协助理雅各英译《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左传》等中国典籍,同时介绍西方文明,对近代启蒙运动作出了贡献。

第二阶段,欧游时期。1867 年,理雅各回苏格兰,邀王韬同往,王随其西行,“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③。那时,赴欧考察者确实寥寥。在欧洲,“遂得遍游域外诸国,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道经法都,得瞻其宫室之壮丽,士女之便娟,塵市之骈阗,财物之殷阜,与英之伦敦并峙称雄,同为欧洲巨擘焉”^④。他感叹卢浮宫馆藏之丰富,“洵可谓天下之大观矣!”巴黎的图书馆三十五所,“收藏之富殆所未有”,“波素那书馆则藏中国典籍三万册,经史子集略备”。在伦敦“尝观典籍于太学,品瑰奇于各院,审察火机之妙用,推求格致之精微”^⑤。博物院星罗棋布,“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所有这一切,使王韬“眼界大开,几若别一世宙”。19 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社会及文明,确实比封建中国进

① 《与英国理雅各学士书》。

② 《说略前序》。

③ 《漫游随录自序》。

④ 《菽园老民自传》。

⑤ 《制造精奇》。